

# 落 葉

郭沫若著



上 海

創 造 社 出 版 部

1926



創造社叢書

落 葉

郭沫若著

上 海

創造社出版部

1926

EF

## 本書作者的其他著譯

1. 女神(詩歌集)
2. 星空(詩歌散文集)
3. 文藝論集(論文集)
4. 三個叛逆的女性(劇曲集)
5. 塔(小說劇曲集)
6. 茵夢湖(史篤姆原著)
7. 少年維特之煩惱(歌德原著)
8. 新時代(屠格涅夫原著)
9. 卷耳集(國風選集)
10. 魯拜集(我默伽亞謨原著)
11. 社會組織與社會進化(河上肇原著)
12. 銀匣(高爾斯華綏原著)
13. 橄欖(小說集)
14. 異端(霍甫特曼原著)
15. 約翰沁脈劇曲集
16. 爭鬥(高爾斯華綏原著)

以上各書，創造社出版部均有出售。

1926, 2, 1, 付排

1926, 4, 1, 出版

1—2000册

1926, 6, 1, 再版

2001—3000册

1926, 9, 1, 三版

3001—4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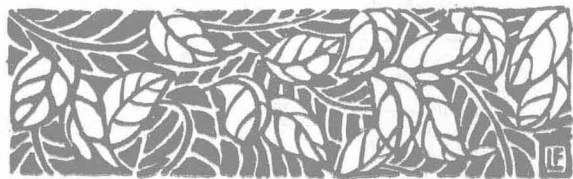
1926 11, 20 四版

4001—5000册

1927, 6, 1, 五版

5001—7000册

每册實價三角五分



# 落 葉

這是去年三月間的事體了。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校對一篇印刷稿的時候，靜安寺路的S病院裏有電話傳來，友人洪師武君要叫我去和他見面，並且叫我立刻就去。

我接到這個電話的時候，驚喜得出自意外。五六年來連下落也不知道的洪師武君，竟公然和我同住在上海，這使我始終是疑在夢裏的。

師武本是嶺南人，他在日本和我同過七年的學，我們同時進大學的預科，同時進大學的本科，並且同是學的醫學。不過他的醫學剛好學滿兩年便

沒有繼續下去，並且無端地隱匿了起來，五六年來我連他的生死存亡也不知道了。

如此長久不見的好友依然無恙地同寓在一口地方，並且要求我往病院去和他相見。我在未見他之前，我的想像馳騁起來了，我想他一定是現在的S醫院的院長，他從日本輟學之後，一定是跑到歐洲大陸去潛修了幾年，他一定是在最近的期間內纔跑回國來的，我一心很祝賀我友人的成功，但同時也不免起了些怨意。我覺得他要到西洋留學，竟那樣行蹤詭密地，未免也太看不起朋友了。

我心裏爲種種的追懷，欣慕，乃至怨意所充滿着，但這種心緒的底流不消說自然是歡樂的情調。我自己雖是學醫不成，近來愈見沉溺於文學，但我的友人有能在醫界上做了一個成功者的，豈不是把我的一部分替我表現了嗎？我自從接了他的電話之後，便把手中的事情一概丟掉，立地跑去看他。

但是我的想像結局是把我欺騙了。我所想像

的醫界的成功者，大醫院的院長，却是肺結核第三期的患者，而且是病在垂危的了。

啊，那場悲哀的對面我是永遠不能忘記的。

我到了S病院，問明了他是纔入院的一位重病患者，我在二層樓上的一間病室裏發現了他。他是睡在床上的，假使他不是急切地抬起半身來向我招呼，假使不是他的眼睛，黑得令人可怕的眼睛，還保留着五六年前的溫暖的友誼，我是怎麼也不會把他再認出的。

他看見了我，因為很興奮地起動了一下的原故，立地便嗆咳起來，把他土色的面孔也略成了赭紅，又接連吐了好幾口紅痰，好容易又纔安定下去了。

他這症狀一眼看來便可以知道是得了肺癆，而且我在病歷牌上明明看見有“Tbc”三字，這便是醫生慣用的 Tuberclose (結核)的縮語了。這位醫生我覺得不免有些過於疏忽。患着肺癆的人被



人向他說明是肺癆，這是一種最殘酷的宣告。這位醫生，他雖然用的是西文的簡筆，以為可以瞞過患者，但他沒有想到患者是可以懂西文的人，而且是可以學過醫學的呢。

師武漸漸嗆咳定了，他就不待醫師的診斷，他自己的醫學智識早曉得他的病是已經入了膏肓，我就要去親近他，他總要拒絕我，好像深怕我受了他的傳染一樣。

他的體溫是增高着的，聽說他在前三天纔從南洋回來。他在南洋足足住了五六年之久，他在醫科大學的第三年上突然消聲匿跡地隱遁了的，原來纔是跑到南洋去了。他為甚麼要跑到南洋，到南洋去又做了些甚麼事體，他都沒有對我明說。不過他對我告白了一段他自己的悲哀的情史，這對於他的數奇的運命上是一個解釋的關鍵。

原來師武也是一個舊式的婚姻制度的犧牲者，他在年少的時候，在國內早結了婚，不消說他是

甚麼可憐的地方也沒有。好，法官，我是該受磔刑的，你把我拿去上十字架罷，但不要憐憫我。好，快把我拿去上十字架，快把我拿去上十字架，把我上了十字架之後再來憐憫我罷！那嗎我便跑到你那兒來受罪。我在這樣喝酒，我並不是渴求着快樂，我是渴求着悲哀和眼淚。老板，你以為這酒在我是很好喝的嗎？我是在這酒盃底上求悲哀，我是在這兒玩味悲哀和眼淚，我是在這兒找尋悲哀和眼淚呢。……啊，但是，能夠憐憫衆生，能夠了解一切衆生的上帝，就連我們這一樣的人，他也會憐憫的。上帝是唯一的，上帝是永遠的裁判官，那時候他會走來探訪：『替頑惡的肺癆鬼的繼母，替他<sup>4</sup>的子女受難的女兒，父親是<sup>5</sup>不成材的醉漢，也不嫌怨他的不仁而服事他的女兒，在甚麼地方呀？你來，來！我已經把你赦了，我赦過你一次，你的許多的罪惡都容許了。因為你愛了許多的人呀。』……就這樣我的女兒便被上帝赦了。上帝是裁判衆生的，容赦衆生的。

C 的同學，得了肺結核的重病，死在東京的病院裏的。在C未死之前，一切醫藥費的徵求和看護的苦役都是師武一人替他擔負的了。他那時候的獻身的精神，我們同學的人提起，誰個都能夠感佩。但是師武自己之受了肺結核的傳染，怕也就是獻身精神的報償了。他的身體本很孱弱，在日本的時期內還不曾表現過肺結核的徵候，據說是到了最近，纔吐起血來的。

他的獻身精神的報償還不止這一點。

他在看護C君的時期內，據說那病院裏面有一位年青的看護婦和他生了愛情，這使他自已苦到不可思議的地步。他並不是因為他是結過婚的人不能再戀愛其他的女子，他是因為自己的血液受了污穢不能再受人的純潔的愛情。他終因為有那病毒的嫌疑，便把那女子的愛情拒絕了，不怕他也是十分愛她，就是犧牲了他自己的生命也是不想離開她的。

那女子受了他的拒絕，沒有十分了解得他的苦心便起了自暴自棄的念頭，永遠離開了日本，聽說是跑到南洋去服務去了。

這還是師武在未進醫科大學以前的事情，他當時雖然悲哀，但也無法救濟。他自己只覺得自己的罪孽深重，只想一心要求預備着消滅自己的罪愆，完全泯沒了自己的要求。他視學醫為獻身的手段，所以他對於醫學也非常熱心，他在學校裏的成績是出類拔萃的，日本人的同學和先生們都極口稱讚他，說他是『稀有的俊才』。但不想出他剛剛學滿兩年，便突然遁逃了。

他的遁逃的原因，到五六年後，我們久別重逢的這一次纔對我說了出來。

他說，他是讀了一部花柳病學，並且在臨床上也有了些經驗，證明了自己從前所得的那一次的隱病，的確是軟性下疳而不是梅毒。他活活受了醫生的欺騙，害他痛悔了五年，犧牲了自己的不少的

精神和氣力，而且同時還犧牲了一位純潔的崇高的少女。

幾年來泯沒了的自我到這時候抬起頭來，他對於那少女的愛情和謝意，以拔山倒海的力量來傾盪着他，他因此受着逼迫便不能不跑到南洋去追尋她的蹤跡了。

他的話斷斷續續地說到了這兒，以下他便不能再說了。他說話的時候，時而激昂，時而低抑，時而在眼中迸出怒火，時而又流起眼淚來。他的精神的變化太過於激劇了，他說話的時間雖還不上二十分鐘，但他的倦態是十分明顯的。因此我也不敢過於糾纏他，連他在南洋曾經有否會見他的愛人，他的愛人是甚麼名字，我都沒有問及。

他閉着眼睛在床上靜養了一會，最後他從枕下取出一捲函件來：

『這是她有一個時候，半年間寫給我的一些信。我是寶貴得甚麼似的，但我現在不得和牠們

永別了。我回到中國來並沒有甚麼意思。只是想拜託一位可信仰的友人替我把我愛人的生命永遠留傳下去。我雖然不能如像但丁一樣，由我自己使我的愛人永生，但我也心滿意足了。』

他這樣說着便把那捲函件交給我。他說，他在南洋的時候便早知道我在上海，並且拋棄了醫學，在從事於文藝的創作了。他此次回上海，便是特地爲找我而來，他要叫我把他愛人的事情來做成詩或者小說。他說，他恨他精神不濟，不能詳細地追溯他的往事，但這些事情是文學家可以自由想像得出的，所以他也不必多所嘍舌了。他還說，大概的歷史在他愛人的信中是可以尋出線索來的。

當晚我受了他的重託之後，本想留在院裏陪伴他，是他執意不肯。他說，他自己便是作了這麼一次無意義的犧牲，他不願使他的朋友再受他的傳染。我們對於病人只有使他心安意適，便是最良的療法。我轉不過他的執意，當晚坐到將近十二點鐘

的時候，也只得告辭走了。

但是誰曉得我們那一夜的重逢，却纔成了永別呢！

我的朋友洪師武君，他就在第二天的午前六時永逝的，我十點鐘光景到院去看他的時候，他的精神已經離開了他的軀體了。聽說他死的時候，只連連叫着

『Kikuko! Kikuko!……』

的聲音，這本是一個日本女人的名字，寫成漢字來是『菊子』，大約這就是他的愛人的名字罷。他愛人的信雖然有四十一封，但沒有一封是有上下款的。

師武死後轉瞬也就過了一週年。我幾次想把他和菊子姑娘的悲劇寫成一篇小說，但終嫌才具短少，表達不出來。

菊子姑娘的四十一封信，我讀了又讀，不知道讀了多少遍了，每讀一次總要受一次新穎的感發，

我無論讀歐美的那一位名家的傑作，我自己誠實地告白，實在沒有感受過這樣深刻的銘感的。菊子姑娘的純情的，熱烈的，一點也不加修飾的文章，我覺得每篇都是絕好的詩。她是純任着自己一顆赤裸裸的心在紙上跳躍着的。要表現菊子姑娘，除菊子姑娘自己的文章外，還有第二個更好的表現嗎？

我悔我費了一年的尋思，只是在暗中摸索，我現在把我做小說的計畫完全拋棄了。我一字不易地把菊子姑娘的四十一封信翻譯成了中文，我相信過細讀了這一部信扎的人可以信我上面的批評不是過分，而菊子姑娘的精神，在我們有中文存在着的時候，是永遠不會死的。

文藝畢竟是生活的表現，有菊子姑娘那一段真摯的生活，所以纔有這四十一封的真摯的文章。我們把他人的生活借用來矯揉造作地做文的人，真確可以休息一忽了。

菊子姑娘的信我現在把牠們彙集在這兒，有



些殘缺了的我聽牠殘缺，有些地方或者不免冗長的，但我因為不忍割愛，所以我也沒有加以刪改。我因為第一信上菊子的一首俳句中有「落葉」的字樣，所以我把全部定名為落葉。我相信我這種編法是至上的表現，我相信洪師武君的精靈是不會埋怨我的。

民國十四年四月二日